

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

亚历山大·格尔利契科夫著

杨元恪等译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

〔南〕亚历山大·格尔利契科夫著

杨元恪 曹荣飞 巢蓉芬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leksandar Grlićkov

SUVREMENI SVIJET

I SOCIJALIZAM

Izdavač: «Kulturni Radnik» Zagreb 1981

根据萨格勒布市《文化工人》出版社 1981 年塞文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zhuyi

〔南〕亚历山大·格尔利契科夫著

杨元格 曹荣飞 巢蓉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86,000 字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8,000

书号 3002 · 261 定价 0.94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中文版序	3
序(维·米凯清、拉·卡拉尼撰)	5
致读者(自序)	10
一、当今时代的状况	13
二、作为世界性进程的社会主义	98
三、社会主义自治在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中的 历史地位	225
四、不结盟运动的现状和远景	264

译者前言

本书著者亚历山大·格尔利契科夫现任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邦会议主席，是南斯拉夫著名学者，经济学博士，曾任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兼南共联盟中央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编委，发表过许多经济学、国际问题和工运问题方面的著述。本书是他以回答两位教授——克罗地亚共和国哲学博士维·米凯清和拉·卡拉尼所提问题的方式表达个人见解的最新著作，对下述四个方面，即关于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各种不同形式、战略和道路及其社会政治主体力量在政治理论概念上和具体历史实践上的各个异同点；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传统渊源、历史命运和在南斯拉夫的当前实践；不结盟运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进步意义及其发展前景，分四大部分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与论述。我们认为，本书中著者与两位教授交换意见和看法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今天受到普遍关注的有关当代世界全局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著者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是鲜明的，态度也很坦率，这对于我们了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动态，无疑是有很大助益的。因此我们根据1981年塞尔维亚文原版连

同两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和著者自序(致读者)全部译出,供我国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者参考。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中 文 版 序

当今世界所处的现时代的特征，是同时并存着高度的分割状态和高度的相互依赖。这是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得以展开的主要国际社会环境。这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使国际条件对于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的发展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条件对于这一进程也是积极的推动，但同时又是一个限制的因素。把两者区别开来，是本书的意图。书中谈到的矛盾和对立，不仅是当代国际条件存在复杂问题的结果，而且这些国际条件本身客观上便处于矛盾中，也就是处在其辩证法的情况下。

在总结国内外情况和对世界进程与关系作全面估计时，应该指出，革命运动和进步力量所处的条件总的来说是有利的。社会主义进程几乎是作为历史性地解决震撼世界的所有危机的办法而出现的，只是社会主义进程还未能在一切方面完全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来。因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在其总目标、实现方式和可能性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

在评价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指出革命条件是有利的时候，应该看到现实的可能性，即既要看到积极的因素，也要看到限制的因素；总而言之，要看到历史发展每一个具体阶段上可能办到的事。因此，应该经常考虑到客观规律，考虑到阶级力

序

亚历山大·格尔利契科夫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之所以“不寻常”，有两重意思：形式上，尤其是内容上。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本“问答书”，回答的是这篇《序》的笔者向著者——南共联盟的杰出领导人、精通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权威和理论家提出的三十四个问题。采取这种形式的目的，不是让著者轻松地写出一本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状况和前景的书，而是通过这种形式要求著者写一本难写的、就问题和题目而言是非常复杂的书；最重要的是，写一本有思想的、从思想上进行挑战的和鼓动的书。这本书不顾新老权威的公式和理论上“四平八稳的”、可到处套用的论点，坦率地谈论当代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的许多实际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重大难题和疑案。

从内容上说，这本书之所以“不寻常”，恰恰是因为著者从求教于他的问题出发(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问题)，在书中展开了论述，这些论述就其分析问题的精辟程度和全面性而言，就其对国际上还很活跃的许多教条主义说教的含蓄批判而言，就其能持之有故地指出处于社会主义抉择的当代世界各地区社会关系发展的真正性质和可能趋势而言，可以说是对认识

当代社会主义问题作出了毫不逊色的和确实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想说，格利契科夫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在各方面都没有缺点。这本书有一些缺点，它们也是由于这本书的形式本身(问答书)而产生的。对此我们指出以下两点。

著者在对当代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提出某些论点和作出某些评价时，没有对重要的事实作出足够的、以恰当的事实为依据的、有深刻批判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他的这些论点和评价是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因此，著者的观点有些地方更近似于政治性讨论，而不是更接近于科学批判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书中有一些部分(一些“回答”)是绝妙的，在这些部分里，著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最佳研究方法，对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往往是真实的批判分析。此外，在另一些部分中，对一些同样重大的问题仅仅触及，因而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极其复杂的国家问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的性质和职能问题，“新经济秩序”问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范围内革命历史主体的问题，等等。但是必须立即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往往落后了，或者干脆加以回避；或者虽然同这些问题较量一番，但往往用旧的、不恰当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或者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往往借用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

虽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的著者在上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探讨得不够和不系统，比较笼统而不详尽，但著者的

论述值得重视。最重要的是(如果考虑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状况,这一重要性是不小的),著者没有受任何教条公式或所谓绝对真理或现成药方的束缚。他“放开眼界”,不带偏见地探讨问题。他的这本书通篇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本书著者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懒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包上坚硬外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坦率的马克思主义(对话的马克思主义),它面对事实,面对历史实践。也许用脱离实际的马克思学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还不够清楚和明确。但这样对本书更有好处,因为假如他学院式地“道貌岸然”,或用教条来梳妆打扮一通,他就不能在他有资格活动的范围内、在这本书的范围内前进,顺利地前进。这里说的活动范围,是指发生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地方。这本书对此予以充分注意。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列宁于1910年在题为《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关系。”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2页。——译注

读者将会看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分为四大题,一个统一整体的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概况。著者力求用归纳、综合的方法,即所谓粗线条地勾画出当代主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特征。著者在这方面着重探讨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对当今世界事态有着重大的影响,并在今天就已描绘出明天世界的面貌。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趋势在这本书中占据中心位置。

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社会主义这个世界性的进程。著者在这个部分里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形式和战略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历史依据,指出世界各地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运动的社会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似点与截然不同的特点,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传统的和新的理论政治概念,如阶级与民族、民族与国际、多中心与统一、自主与平等合作、民主与社会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反殖民主义革命等。

社会主义自治在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内部的历史地位,是第三部分的课题。在这部分里特别强调了两点。首先是自治思想的理论依据,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寻找自治思想的来源。其次是通过工人运动的历史,直到今天南斯拉夫的具体自治抉择,追溯自治思想的具体经历。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和实践以什么方式和以什么具体贡献参与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本书的这一部分想回答的中心问题。

最后,第四部分着重谈不结盟运动。不结盟作为对被集团分割的和经济政治上不平等的世界作出民主的和解放的执

择，无疑包含着当代国际关系的最进步思想。不结盟是人民解放的伟大潮流的反映。这一潮流被恰当地称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革命。因此，不结盟运动的现状和前景问题是同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的问题分不开的。

对当代社会主义经验的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深入了解这些经验是创造性地参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这种认识和这种基本思想要求。无疑地，这也就确定了这本书通往读者之路。

编·米凯清、拉·卡拉尼

致读者(自序)

不管著者怎样以顽强的精神对待自己的智力活动，不管著者是否愿意让自己的作品在舆论生活的茫茫道路上行进，某种下意识的动机或著者写作时寂静中的纸上沙沙声告诉著者：必须把作品装扮起来，使它逃避批评的冷酷目光，或者进行解释，以免遭受得不到谅解的厄运。当我写这篇自序来表达我的主观创作感时，我并不想把某位读者领到使我的作品不受批评性评价的境地。通常是放在书后的我的这篇自序有一个主要企图(如果这个词不伤人的话)，那就是要说明写这本书的动机，作为方法论的前提。

我欣然接受了写这本“问答书”的建议。这不是出于自信，以为我对所有问题都有把握回答，而是由于意识到我多年来一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交这些问题打交道。这些问题也是在我的教学范围之内。因此我认为，在追求某些真理的茫茫道路上，我能够从这些经验中找到益师良友。与上述情况有关的另一个情况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心情，一种内在的好奇心，即指导我们行动的信念和观点如能经受系统的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考验，就能消除不但是我的、而且也是其他人的疑窦。

在接受对话作为本书的基本方法时，我把同维科斯拉

夫·米凯清和拉多·卡拉尼的谈话看成是有益的思想交流，而把对话本身看成是必然有益的行动。因为通过这一行动，那种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被纳入了摆观点和探讨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打破了无声的自我对话，取得了对智力“劳动成果”加以怀疑或要求对它作出解释的一切权利。这种新的做法成为追求扩大认识领域的补充动力和新动机。现在我们岂不是要反复审度，以寻找衡量事物的更精确尺度，避免出现各种谬误而接近客观状况么。

如果再看看马克思的思路，就会看到问号成了他首先使用的标点符号。如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从问号开始，不但揭示了历史的奥秘，而且揭示了提出质疑在理论探讨中对认识事物的威力。他把养成有意识地提问的习惯作为比“资本”本身更大的资本，作为开始每一项积极研究工作和活动的法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问号因工人运动中众所周知的情况而开始变成句号，并暗示关于社会革命的科学认识已成熟时，如果必然带有威胁的惊叹号取代了问号并凌驾于问号之上，那么不仅“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社会意识和“二十世纪精神”的重要伙伴，而且这个“马克思主义”就会对社会发展进程发生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自己否决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在问号的“真枪实弹”轰击下，不但思考问题的教条主义“顽固堡垒”必将崩溃，而且蕴藏在人们心中的被束缚的干劲将被释放出来，并寻求安排人们社会生活和自由形成思维的新抉择。

每一个著者都会有上述感觉。我在接到问题之前，也不无此感觉。当我把问题摆在面前思考如何回答时，我意识到

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专门的学问。由于本书的篇幅事先已同出版者商定了，所以我只能在现有条件下“腾出”更多篇幅用来阐述我想阐述的问题。因此我不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能力恰当地回答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虽然在本书的一些技术问题上可以轻易地把“责任”推卸给出版者，但在工作过程中我却遇到了一个我原以为是我的优越性的问题：由于本书的内容同我的日常活动有关，反而束缚了我的手脚。因为我担心而且犹豫不决的是：不要让观察和执行政策的造诣成为生编硬造理论的技巧。我力求最大限度地避免认识上的猜测。如果某个观点同对日常实践可能性的看法吻合，那也千万不要把这个观点捧上天，因为职业性的简单化是难免的，不可能完全杜绝。

著者不想以此讨好读者或防范舆论可能提出的批评意见。我深深地意识到，我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这篇自序只是作为开场白，读者可以在自己的头脑里或公开地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或否定。

本书著者

一、当今时代的状况

在《共产党人看欧洲》一书（萨格勒布 1977 年版）中，你正确地指出，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急剧变化。三年过去了，今天你对这个提法有何补充，我们怎样用历史的粗线条来描绘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急剧的革命变革。这个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伟大过渡的时代。因此，要求彻底实行社会变革的强大压力已形成一个极其多样化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和普遍的进程，席卷了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和各国。历史上的一切转折都是戏剧性的、充满冲突的，都是充满着紧张和动乱的。这实际上是人类谱写自己历史新篇章的方式。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处于同时发生三个革命的条件下，即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革命和科技革命。这些革命的辩证关系决定着通向社会主义的渐进的和不平衡的发展，在各种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改变着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人类的社会意识。历史上有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趋势和进程。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自我消灭的手段。人们，即各国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第一次不得不共同

地、平等地决定命运，决定战争与和平。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物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第一次使整个世界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进步成了问题，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只能用整个世界大家庭的联合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些问题难免要危及世界大家庭的生存。因此，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如此深深地被分割开来，同时又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这里不可能深入地阐述决定着当代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等进程和矛盾的基本特点的内容，在全书范围内也做不到。请允许我只是粗略地指出对世界今天和未来具有意义的某些一般条件。

今天世界上革命的一般条件的特征三个革命在同时进行着，即统一的革命进程有三个方面：人民解放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科技革命。这些革命在基本历史前景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冲突。有人经常力图以技术优势来保持或建立支配地位，危害各国人民的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有时以社会革命的名义扼杀独立和民族个性。然而，这三个革命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应否定其他革命，同时也不应否定自己。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意味着对世界的革命变革。任何一个革命如不是辩证地同其他革命交织在一起，都会导致危机和冲突，使世界脱离合乎规律的社会进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如果不充分地运用科学和技术成果，如果不使这些成果为人道目的服务，即为劳动者和人民的利益服务，那是无法实现的。而科学技术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也不会成为物质发展的推动力。没有社